

獨語天涯

一千零一夜不連貫的思索

獨語自序

01 我喜歡何其芳年輕時的詩文，尤其是他的《畫夢錄》，出國之後，我常望着高遠的天空和低回的雲彩，想起其中的名篇「獨語」和它的畫夢般的句子：昏黃的燈下，放在你面前的是一本傑出的書，你將聽見各個人物的獨語。溫柔的獨語，悲哀的獨語，或者狂暴的獨語。每一個靈魂是一個世界，沒有窗戶，而可愛的靈魂都是倔強的獨語者。借用老詩人「獨語」的概念和它的如夢如畫的詩意，我穿過歷史耀目的長廊，又一次展開心靈之旅。

02 漂流之夜。沒有圓月，沒有星斗，於幽暗中我什麼也看不見。然而，因為獨語，我感到肉眼看不見的兄弟姐妹就在身邊，千百種草葉與花卉就在身邊，遠古與今天的思想者就在身邊。黑暗企圖淹沒一切，但我卻聽到暗影深處和我共鳴的輕歌與微語。於是，我在虛無中感到實有，在烏黑中看到薄明與亮色。

03 漂泊者用雙腳生活，更是用雙眼生活。他用一對永遠好奇的童孩眼睛到處尋找美和光明。哲人問：小溪流向江河，江河流向大海，大海又流向何方？我回答：大海流向漂泊者的眼裏。歌德在《浮士德》中說：人生下來，就是為了

觀看。真的，人生下來就是為了觀賞大千世界與人性世界的無窮景色。所以，在我的遠遊歲月與獨語天涯中，一直跳動着喬伊斯的這句話：漂流就是我的美學。

04 著寫過《論英雄和英雄崇拜》的英國思想家托馬斯·卡萊爾說：未曾哭過長夜的人，不足以語人生。日本文學批評家鶴見祐輔在他的《拜倫傳》序言中引述過這句話。

我曾經在最愛我的祖母逝世時哭過長夜，曾經在故鄉的大森林被砍成碎片時哭過長夜，曾經在看到慈祥而善良的老師像牲畜一樣被趕進牛棚時哭過長夜，曾經在殷紅的鮮血漂向大街時哭過長夜，曾經在被拋入異邦之後面對無底的時間深淵哭過長夜，我還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煉獄，至今胸中還殘留着許多煉獄的灰燼。我應當擁有獨語天涯的資格了。

05 像那些在荒漠沙野中身陷孤獨的求道者，我常對自己提出的問題是：「我還能做什麼？」尋找答案時，想起了尼采的話：真理開始於兩個人共同擁有的那一刻。可是我只有一個人。然而，我立即想到：主體多重，我不僅是一個現在的自己，而且還有一個過去的自己和未來的自己。分明是三個人。我可以和他們對話，可以和他們共同擁有真理起程的時刻。

06

在大浪滔滔的既往與未來的合流之中／在永恆與現在之中／我總看到一個「我」像奇跡似的／孤苦伶仃四下巡行。

——這是泰戈爾的詩句。

我看到的自己也是孤單的身影，踽踽獨行在宏觀的歷史大道與微觀的現實羊腸小路上，獨語在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間維度上。雖是無依無傍，無着無落，卻與滔滔大浪共赴生命之旅，在莽莽蒼蒼的大宇宙中，與神秘的永恆之聲遙遙呼應。於是，儘管獨行獨語，卻擁有四面八方，古往今來，身內身外。

07

心靈之窗敞開着，面對着共存的一切：太陽與墓地，存在與時間，洪荒與文明，星斗與小草，美女與野獸，天堂與地獄，嬰兒宇宙與孩提王國，羅馬古戰場與阿芙樂爾號炮艦，柏拉圖的理想國與奧斯維辛集中營，荷馬的七弦琴和喬伊斯的意識流，中國的長城與博爾赫斯的迷宮。在思想的漫遊中，我時而與唐吉訶德相逢，時而與哈姆雷特相逢，時而與安東尼、克麗奧佩脫拉相逢，時而與賈寶玉、林黛玉相逢，時而與奧賽羅、尚萬強相逢，時而與達吉雅娜、洛麗塔相逢。衝鋒、猶豫、迷惘、憂傷、強悍、懦弱，不同顏色的獨語，我都能傾聽，而對於我的獨白，他們難道就只有沉默嗎？

08

丹麥哲學家、存在主義先驅克爾凱郭爾在《非此即彼》書中寫到：「你知道我很喜歡自言自語。我發現，在我的相識中間，最有意思的就是我自己。」

我相信這位北歐大哲人的話，因為他擁有自己的語言，那是他存在的第一明證。可是，二十年前，我絕不敢承認這句話，因為那時候我丟了自己的語言。喪失個體經驗語言，只會說群體和集團的語言，這不是真的人，而是一隻鸚鵡，一個木偶，一副面具，一堆稻草，一顆螺絲釘，一台複印機，一條老黃牛，甚至是一隻蜷縮在牆角時而咆哮時而呻吟的貓狗。

09

幾年前的那個夏天，烈日幾乎把我的能量蒸發盡了。在疲憊中，我覺得自己的身上什麼也沒有剩下。對着天盡頭那灰濛濛的落日，我突然產生一種「驚覺」，這也許就叫做「頓悟」。我想到，頭一輪的生命終結了。過去，我曾經向故國索取過，故國也曾給予過，而我也努力償還，以致最後為了故國的孩子站在烈日的曝曬下呼喊。我能給予的都給予了。我不再欠債。我已從沉重的債務中解脫。這是生命的大解脫。一陣大輕鬆如海風襲來。輕鬆中我悟到：此後我還會有思念與牽掛，然而，我已還原為我自己，我的生命內核，將從此只放射個人真實而自由的聲音。

10

驚覺之後，我在鏡子前看到的自己是完整的，不是碎片，也沒有裝飾。這是生命的原版。母親賦予的生命原版，不再被意識形態所剪裁、所截肢、所染

污的生命原版。美極了，葳蕤生輝的生命原版。這是孩提時代的心和手，這是自由歌哭的咽喉，這是叢林般的還帶着嫩葉清香的頭髮，這是親吻過大曠野並播放着泥土潮味的嘴唇，這是能看穿皇帝新衣的眼睛，這是瞳仁，閃閃亮亮地正在映射每日常新的太陽。

我要在生命的原版上寫下屬於自己的文字。我仁厚的天父與地母，我愛你，我要獻給你最美麗的禮物：心靈的孤本，生命的原版，和天涯的獨語。

11 拒絕合唱。埋頭在山西高原上寫了《厚土》、《舊址》、《無風之樹》的李銳，突然抬起頭來說：拒絕合唱！這是一個寫作者在黃土高坡上的獨語，然而，它該也是，該也是一代驚覺者的獨立宣言。我要在宣言書上簽字，我要在簽字後發出更響亮的生命的歌哭，我要獨立咀嚼天地的精英然後獨自吐出我的蠶絲、我的獨唱和可能的絕唱。合唱已主宰過我的青年時代，我不能在把整個人生送到合唱裏，我已看清合唱的空疏與空洞，我已給合唱的指揮員發出拒絕的通知。

12 沒有拒絕，便沒有生活。沒有良知拒絕，不可能有良知關懷。而對黑暗與不公平，左拉發出的聲音是：「我抗議！」；冰心發出的聲音是：「我請求！」請求妥協性抗議，也不容易。我無法繼續面向龐大的客體，但我可以要求主體發

出聲音：「我拒絕！」至少必須拒絕謊言與妄言。失去拒絕能力，就意味着把自己交給撒謊的世界。

13 此刻，康德從他的林間小道散步到我的心間小道。依依稀稀，我聽到了他的「獨語」：「人之可貴，是他只遵從自己所發出的法則。這些法則不是他人提供的，而是自己生產出來的。」這是康德對我的第一百次提醒。不錯，我的主體黑暗主體懦弱主體混亂主體匱乏，都是因為我太崇尚他人提供的原則，遵從的結果只有一個：只能說他人的話，無法履行內心的絕對命令，包括天真天籟的命令。於是，正如天空失去星辰，我失去了地上的道德律。

14 窗外是穆穆的秋山，山中是娓娓的秋湖，窗內是雪白的書桌，桌上是素潔的稿子。沒有人干預我、騷擾我。太陽只給我溫暖與光明，沒有叫嚷；思想大師與文學大師們只給我智慧、思想和美，沒有喧囂。偉大的存在，無須自售。活着真好，活着可以和太陽、山川及人類的偉大靈魂對話。緊緊抓住活着的一刹那，一片刻，一瞬間。死了之後，太陽對於我沒有意義，大師的精深與精彩也不再屬於我。

15 層巒起伏的遠山，在繚繞的薄霧中屹立。夕陽還在，黑夜尚未完成它的大一統。我又沉浸於寂靜中。我不僅看到寂靜，而且聽見了寂靜。易卜生在《當

我們這些死者蘇醒的時候》一劇中，讓一個人物輕輕地問另一個人物：「瑪亞，你聽見寂靜了嗎？」如果這是問我，我要回答：聽見了，我聽見了群山孤嶺的寂靜，聽見了星河銀漢的寂靜，聽見了高原上大森林顫動的寂靜和雲天中兀鷹翱翔的寂靜，聽見太陽與小草在相依相託中愛戀的寂靜。寂靜不是死滅，寂靜是孕育，死亡是轟動，孕育是沉默。

16 不僅是易卜生聽到了寂靜。所有天才的詩人與作家都能聽到寂靜。他們具有第二視力，也具有第二聽力。這種聽力是偉大造物主賜予他們的內感覺。貝多芬耳朵聾了的時候卻創造了人間最美的音樂，他顯然聽見了大寂靜中的大韻律。第二聽覺使大藝術家們從「無」中聽到「有」，從虛無與沉默中聽到潛在的大音，這是萬物萬有從「無」中遠遠走來的足音，這是正在孕育、正在誕生的足音。不論是從對於母親腹中走來的孩子還是從宇宙深處走來的星光，他們都能聽見其天樂般的情韻。唯有這些無聲中的有聲，具有永恆之美。

17 薇拉·妃格念爾，我心目中最高貴、最美麗的俄羅斯女性。你出身貴族家庭，才貌非凡，本可享受人世奢華，卻偏偏同情窮人，投身革命坐牢二十年。你在自傳《俄羅斯的暗夜》中說：「孤獨與寧靜使人心神專注，更能傾聽過去的訴說。」人類精神寶庫中最豐富的部分，不是今天的訴說，而是過去的訴說，是從

蘇格拉底、荷馬開始的偉大死者們的訴說，這些精神巨人的訴說鐫刻在書本上。書本沒有聲響。書海是一片大寂靜。

18 此刻，我聽到了「過去的聲音」，聽到了柏拉圖與阿里士多德的訴說；聽到了康德與杜斯托也夫斯基的訴說；聽到了喬伊斯的《尤里西斯》和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他們的訴說是那樣冗長而深奧，我常常站在他們的門外。這回，孤獨與寧靜把我帶進門裏，我終於領略了他們的訴說。《尤里西斯》的門坎，連福克納都覺得難以踏進，但他踏進了。他說：「看喬伊斯的《尤里西斯》，應當像識字不多的浸禮會傳教士看《舊約》一樣：要心懷一片至誠。」孤獨、寧靜、真誠，這三者把我的心扉打開了，過去一切最深邃的獨白與對語，汨汨地流入我的血脈，多麼美多麼迷人的過去的訴說啊，可惜我傾聽得太晚了。

19 妃格念爾，當沙皇的王冠落地，當你所獻身的目標像東方日出，當人們都沉醉於革命的狂歡節之中，你還喜歡孤獨與寧靜嗎？你會為狂歡節中的孤獨者與獨語者辯護和請命嗎？記得帕斯捷爾納克在《齊瓦哥醫生》裏對着狂歡的人群說：個人的生活在這裏停止了。真的停止了嗎？應當停止嗎？革命註定要抹掉個人生活與獨自行吟的權利嗎？能回答我嗎？詩一樣美麗的革命家。

20 夜半時分，我推開了窗戶。窗外除了遠空中的幾顆疏星閃爍之外，全是無。無聲、無息、無歌、無曲，千山無語，萬籟無音，連長堤那邊的公路上也沒有喧囂，沒有笛鳴。寧靜壓倒一切。此刻，我意識到大寂靜的濃度。濃得像蜜，像酒。我聞到蜜和酒清冽的香味，並渴望吮吸。於是，我朝向空中伸出雙手，然後深深呼吸。我的思想除了需要鹽的泡浸之外，還需要蜜和酒的滋潤。偉大的、遼闊的北美大地，對於別人來說，也許意味着黃金，意味着白銀，而對於我則意味着蜜和酒。

21 天底下有誰會像我這樣迷戀蜜和酒？天底下又有誰在痛飲一片虛無的汁液後又如此迷戀自己的獨存獨在獨思獨想獨歌獨訴獨言獨語？如果不是被群體的喧囂所愚弄，如果不是當夠了被偉人與群眾操縱的布袋木偶，如果不是聽夠了以階級的名義革命的名義國族的名義發出的慷慨陳詞，如果不是看夠了用一千副面具表演的歷史悲劇與鬧劇，如果不是連自己也說煩說膩了從一個模式裏印出來的話語，我怎能從睡夢中醒來，怎能知道夜半的蜜夜半的酒夜半的大寂靜如此清醇，一滴一滴都會激發我生命的自由創造與自由運動。

22 終於遠離噪音。我的故家就在深山老林中。小時候，我害怕猛獸，但喜歡傾聽山谷裏的虎吟，那一聲聲雄偉，啟蒙了我的孩提時代的勇敢。然而，我始終討厭蚊子的嗡嗡，這種噪音真會傷害人的靈魂。我少年時的浮躁，顯然是蚊子激